《 淡 江 中 文 學 報 》 第 四 十 五 期 頁237~265 淡江大學中文系 2021 年 12 月 DOI: 10.6187/tkujcl.202112 (45).0008

新世紀南方視野: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裡的 台籍打工度假青年與國際移工*

詹閔旭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優聘助理教授

提 要

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南方殖民地文學、戰後的太平洋戰爭記憶書寫、到出身東南亞國家書寫的南方華文文學,南方想像一再浮現。近幾年,台灣千禧世代作家有意識地書寫南方,展現新一階段的南方面貌,更是耐人尋味。這一篇論文擬探討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2019)裡的「南方」,希冀勾勒二十一世紀初的南方想像新貌。這一本小說透過一名前往加拿大五星級旅館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描寫非洲、亞洲、南美洲的南方底層移民的生命移動軌跡,另一方面,帶出「打工度假」、「台勞輸出」等當代台灣社會重要議題,開闢以往台灣文學未曾處理過的新題材。

關鍵詞:青年貧困 厭世 打工度假 移工文學 種族歧視 全球南方

^{*} 感謝兩位論文匿名審查人以及北教大台文所謝欣苓教授在論文撰寫過程提供的意見。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連明偉小說的全球南方視野」(MOST 109-2410-H-005-042-MY2)的部份研究成果,感謝助理陳嘉樺同學協助計畫之執行。

新世紀南方視野: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裡的 台籍打工度假青年與國際移工

詹閔旭

國立中與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優聘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過去四百年台灣文學作品裡,南方想像一再浮現,讓它成爲台灣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議題。無論是佐藤春夫、西川滿、龍瑛宗的南方殖民地書寫,陳千武、鍾肇政、陳映真的南洋戰場書寫,抑或是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的南洋原鄉書寫,「南方」在不同時代作家筆下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內涵。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台灣千禧世代作家(1980年代以後出生者)皆曾書寫南方國家或南方經驗,耐人尋味。幾個顯著的例子包括,陳育萱(1982-)描寫南方工業發展的《南方從來不下雪》,黃崇凱(1981-)描寫中南美洲古巴的《新寶島》,馬尼尼爲(1982-)描寫東南亞新移民的《帶著我的雜質發亮》、《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沒有大路》,陳又津(1986-)描寫東南亞移民二代的《準台北人》與《我媽的寶就是我》,瀟湘神(1982-)與楊双子(1984-)描寫台灣作爲日本南方殖民地的《殖民地之旅》與《台灣漫遊錄》等。這些千禧世代作品均帶有不容忽視的南方色彩,展現新一階段的南方面貌,值得留意關注。

這一篇論文擬探討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2019)裡的「南方」,希冀從這一位 1980 年代出生的年輕小說家創作,梳理二十一世紀初創作者筆下的南方想

像新貌。連明偉堪稱是這一波書寫南方主題作家群裡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綜觀連明偉迄今出版的作品,移民、混種、跨種族互動是最容易被辨識的書寫特色,且時常把作品安置在南方脈絡,充分展現新世代作家的南方想像。首部小說《番茄街游擊戰》(2015)把小說場景架設在華洋夾雜的菲律賓華人社群,犀利批判華人移民的種族歧視與混種危機。《青蚨子》(2016)是小說家連明偉描寫宜蘭鄉土故事的長篇小說。雖然前行文獻把這一本書放到鄉土或後鄉土小說,❶但事實上,小說家刻畫台灣這一座南方島嶼遭到北方不同殖民勢力的裁切與折磨,迂迴呼應他向來關切的南方世界困境。如果前兩本小說的小說場景設定在南方(菲律賓、台灣),《藍莓夜的告白》(2019)則把視線轉向加拿大,關切來自亞、拉、非的底層移民匯聚在加拿大班夫的一間五星高級飯店,凸顯全球經濟階級的不均質,亦緩緩道出南方移民工的複雜內涵與艱難境遇。綜合而言,「南方」儼然成爲連明偉作品一以貫之的核心主題。

連明偉在 2015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番茄街游擊戰》,儘管創作資料尚淺,但他的創作成就已深獲肯定,尤其靠著長篇小說《青蚨子》(2016)橫掃台灣各大重要文學獎項,包括獲台灣文學館金典獎(2017)、文化部金鼎獎(2017)、Openbook 年度好書獎(2017)。除此之外,他更憑藉這一部作品與格非共同獲得2018 年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堪稱是年輕一輩台灣作家罕見的成就。這些紀錄一方面凸顯出連明偉在同一世代作家群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展現連明偉作品已臻成熟,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爲求深入討論,這一篇論文選擇聚焦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裡的「南方」。 我之所以集中討論《藍莓夜的告白》,原因有二:一、這一本書描寫來自非洲、 亞洲、南美洲的南方底層移民,跳脫單一地方的南方想像,這是台灣文學極爲少 見的、從全球脈絡探討南方議題的小說;二、小說主角設定爲一名台籍打工度假 青年,有助於我們思考「打工度假」這一個二十一世紀初的新現象,包括:何以

陳栢青:〈新世紀地獄遊記〉,《鏡傳媒》網站(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105 cul003/),2017年1月6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0年12月30日)。詹閔旭:〈渡向郷土文學的彼岸〉,《聯合報》D3版,2017年2月11日。

台籍青年需到國外尋求打工度假的機會?與其他來自全球底層的移民工如何互動? 打工度假作爲一種新型態移工,牽引出何種全球勞動市場與種族政治的思考?這 些議題饒富趣味。綜合來說,《藍莓夜的告白》觸及了以往台灣文學未曾處理過 的新題材。這一本書讓「南方」不僅是地理區位的分配,更進一步帶出打工度假、 台勞輸出、跨國勞動等當代台灣社會的重要議題,值得專文討論。

二、台勞與打工度假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是一本自傳性短篇小說集,台籍打工度假者的設定呼應連明偉本人經歷。連明偉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2 月曾持打工度假簽證,飛往加拿大班夫(Banff),展開爲期一年的跨國勞動之旅。事實上,連明偉的跨國打工度假經驗並非特例,與他同一個世代不少年輕人都有打工度假的經驗。何以台灣青年世代前仆後繼踏上打工度假之路?連明偉又是如何描寫青年遠赴異鄉打拼的心路歷程?接下來,論文將從打工度假制度的崛起,梳理這一本小說集的創作背景。

打工度假制度是 21 世紀初台灣青年世代的新興現象。自 2004 年起,臺灣政府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打工度假協議,申請者可持打工度假簽證飛往異國,以一年的時間(可申請二簽展延),一邊享受出國旅行的樂趣,一邊打零工賺錢。打工度假大多限制 18 至 30 歲之間的青年方可申請,至今已有 16 個國家與台灣政府簽訂協議。2台灣青年積極投入打工度假申請,尤屬澳洲是最受歡迎的工作地點,在 2010 年前後達到申請高峰。根據澳洲移民邊際保護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19 年 7 月所公布的打工度假者簽證程序報告(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澳洲政府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間總共核發

^{2 16}個與台灣政府簽定打工度假協議合約的國家包括: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英國、愛爾蘭、荷蘭、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與加拿大。除了上述國家之外,台灣另與美國簽訂暑期工讀計畫(Work and Travel),以3至4個月為限。可參見張峻嘉:《揭開「澳」秘:台灣跨國打工度假的地理想像與體現之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頁1-2。

180,223 張簽證 (包含一簽及二簽),台灣人通過澳洲打工度假簽證 (subclass 417)的人數爲 18,239人,佔全球國家排名的第四位。❸考慮到台灣的人口總數遠低於其他國家,仍有這麼多申請者,由此可見台灣青年多麼熱衷於打工度假。除了澳洲之外,紐西蘭、日本、以及《藍莓夜的告白》所描寫的加拿大,皆是台灣青年的熱門選項。

打工度假制度爲何在 21 世紀初崛起?一般人傾向從度假、玩樂、旅行的角度理解打工度假,但是此詮釋角度遮掩了跨國勞動的本質。❹越來越多研究文獻指出,我們需要從「打工」,甚至是「台勞」的角度,才能更精準掌握這一世代年輕人離鄉背井的動機。2012年,《今周刊》刊登〈清大畢業生,淪爲澳洲屠夫〉,由一名澳洲打工度假者現身說法,鳴響打工度假黑暗面的第一槍,影影綽綽提醒台灣社會留意青年世代在異國打工度假經驗背後的哀愁與無奈。周昆璋深度訪談9位至澳洲打工度假的青年,許多受訪者指出,他們前往澳洲工作的動機來自於台灣就業市場衰退,大學學歷只能賺 22K,低廉薪資根本無法應付生活開銷,只好到國外尋求契機。每遲恒昌、林韋佑訪談 25 位在澳洲打工度假的青年,深入捕捉這一群年輕朋友在異國拼命工作,甚至延長在澳洲工作期程,只爲了賺取更多薪資的勞動經驗。每無獨有偶,焦佳弘的研究也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促使年輕人不得不飛往其他國家從事如季節性水果採收、內品加工包裝、餐廳服務生等勞力密集工,讓台灣社會對於「外勞」的理解,投射到這一群離鄉青年,「台

[●] 全球前四名依序為英國 35948 人、法國 24413 人、韓國 21380 人,接下來是第四名的台灣。 可參見: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research-and-stats/files/working-holiday-report-jun-19.pd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June 30, 2019.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20.)

局昆璋:《澳洲打工度假:液態的生命反思與跨國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頁6-7。

⁶ 遲恒昌、林韋佑:〈勞動的旅程:台灣青年在澳洲的打工度假〉,《地理學報》第84期(2017年),頁31-53。(DOI: 10.6161/jgs.2017.84.02)

勞」概念浮上檯面。❷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也呼應「打工度假=台勞」的說法。這一本小說的同名篇章〈藍莓夜的告白〉圍繞來自台灣的打工度假青年威廉(即敘述者「我」)和來自厄立垂亞的哈麓故的故事。哈麓故來自東非厄立垂亞,爲了逃離奴隸命運,遠渡重洋到加拿大,展開非洲跨國移工的移動路徑。相較於哈麓故的逃亡路線,台籍敘述者「我」則從青年貧困(youth poverty)的角度,解釋台籍青年赴加拿大打工度假的動機,展現截然不同的移工心境。台籍敘事者提道:

為了生活,我們必須前往別的國家,近一點的前往日本、新加坡、大陸、 越南和印尼,遠一點的,便是以打工度假方式前往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 等地,我們勤快,我們願意幹活,我們承擔一切,只是我們發現高等教育 並不代表能夠擁有比較好的生活。有些人笑我們是台勞,然而為了生活, 抵抗崩毀,我並不覺得這樣有錯,甚至可恥,只是感到無奈。❸

相較於厄立垂亞移工的貧窮出身,儘管台灣青年世代免於戰禍,教育程度較高,經濟情況也過得去,但台灣年輕世代日復一日空洞的生活,茫然的前程,卡在不上不下的社會階層夾縫,同樣迫使他們——和厄立垂亞青年一樣——義無反顧離家,在異國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啟動台灣跨國移工的生命旅程。台籍敘事者和厄立垂亞哈麓故形成強烈對比。如果哈麓故離鄉背井的原因是基於經濟需求;相較之下,台籍敘述者除了生計考量,內在強烈的空虛和不確定感更是驅動他們離家工作的主因。台籍打工度假青年表示,經濟不景氣、高失業率、低廉工資、高物價高房價,台灣年輕人面臨難以翻身的社會困境,成為他們出走台灣的主因。每

② 焦佳弘:《從「背包客」到「台勞」:澳洲打工度假的勞動經驗》(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人文 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頁75。

遵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新北:印刻文學,2019年),頁250。以下所引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周昆璋:《澳洲打工度假:液態的生命反思與跨國實踐》,頁 6-7。許韋婷:〈被忽視的跨國 勞動新篇章——打工度假(3)〉,《T-WHY 台灣打工度假青年》網站(https://www.taiwanese why.org/2013/12/3.html),2013年12月7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5月19日。)

這一群台灣青年世代彷彿沒有明天,看不見未來,小說敘述者坦言,「許多人來 到國外就回不去了,因爲即使當清潔人員、底層勞工甚至是性工作服務者,都覺 得生活存在著許多可能。」(頁 250)

我在上面簡單回顧打工度假的發展史,也試圖說明台灣青年世代以及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裡的台籍青年選擇跨國勞動的初衷。目前研究成果多以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爲主,不見得呼應連明偉小說所描寫的加拿大,畢竟不同國家打工度假制度的實際情況不同,牽涉到各國產業型態與移民工政策,無法一概而論。然而,不論打工度假者最終選擇的工作地點是澳洲、加拿大、抑或是紐西蘭,他們決定出國的動機其實大多一致,正如同小說所言,「我們發現高等教育並不代表能夠擁有比較好的生活」。簡單來說,這一群青年出國動機既非單純增廣見聞,也無法只簡化爲追求個人心靈自由,而是緊扣21世紀初台灣青年世代面臨的生涯規劃焦慮感。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連明偉小說以往把放置在異國情調、跨文化流動、身分認同、混種敘事的異域文學或異鄉文學, @但從《藍莓夜的告白》打工度假敘述者所揭開的台勞跨國移動路徑來看,這一本小說更需要放在勞工文學與移工文學的論述框架,方可細細檢視這其中涉及的勞動條件和移工所面臨的職場生態。這一名打工度假青年在加拿大有何遭遇?打工度假經歷是否影響他的內在與外在?而小說家連明偉如何轉化自身跨國打工度假經驗,交出具有嶄新切入點的勞工文學作品?接下來的三節裡,我打算分析小說裡的台籍打工度假者在加拿大勞動現場所遭遇的外在處境與內在認同變化,以及這一種跨國勞動過程如何拼發南方思維,折射出一種以「南方」為視角的觀看方式。

三、南方與跨國勞動

《藍莓夜的告白》包含12篇短篇小說,採第一人稱敘述觀點,敘述者設定爲

黄錦樹:〈柳丁與番茄〉,收於連明偉:《番茄街游擊戰》(新北:印刻文學,2015年)。童 偉格:〈我們不必擔心明早的文明,不必為自己寫碑〉,收於連明偉:《番茄街游擊戰》。

一名來自台灣的打工度假青年,威廉,飛往加拿大費爾蒙特城堡飯店,擔任該飯店水療部門臨時聘僱員。水療服務團隊由多國族裔組成,來自菲律賓、衣索比亞、捷克、韓國、厄立垂亞,台籍敘述者和這一群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移民工共度一年光陰,描繪國際移工在加拿大工作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本小說的文字風格極其風格化。連明偉花了相當大篇幅的文字描寫加拿大氣溫的寒冷,景觀的蕭瑟,反襯這一群國際移工在異鄉因爲孤寂無依、難耐內在炙熱無比的慾望,而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心靈景況,一冷一熱之間,張弛有度,形成極強的情感張力和閱讀震撼力。《藍莓夜的告白》基本上按照時間排序各篇小說,描寫這一名台籍打工度假者從初抵飯店,到工作期滿離去的一年內的心境變化。

這一本小說的設定有兩大特色。第一,以台籍打工度假者爲敘述者。如前一節所提及,打工度假是二十一世紀初台灣社會的新興現象,連明偉融合自身經驗,挑選打工度假者爲小說敘述者,無疑闢拓嶄新的台灣小說角度。第二,描寫台籍青年與來自亞、拉、非三大洲國際移工的互動,以及他們在勞動現場的挑戰與遭遇。我認爲第二點尤其重要,重新思考台灣的全球定位。以往台灣文學傾向從文化混雜與多元文化理解台灣所蘊含的全球性格,即如或是把台灣定位爲次帝國,您這一本小說則把台灣放到國際移工與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指引出一個嶄新的思考向度:南方。

這一篇論文所定義的「南方」,主要採用近年來備受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重視的「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甚麼是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所謂的「南方」在哪裡?全球南方研究者強調,全球南方指的不是任何一個特定地方,也沒有所謂的南方國家。《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這一本國際學術期刊的創刊主編羅培茲(Alfred J. López)在發刊詞提到,全球南方繼承了第三世界主義的關切,但是打破第三世界論述對於國家、地方、固定地理疆界的堅持,而嘗

[●] 耶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第21卷第2期(1992年),頁 151-168。Shu-mei Shih: "Globalis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6.2 (2003): 143-153.

夏晓鹃:《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

試思考女性、有色人種、移民工及其他弱勢族群在全球時代的跨疆域遭遇。他對 南方的定義值得參考:

全球南方的定義是地球上的人們意識到全球化所允諾的好處終究未能實現, 它不再被視為全球主導敘事。全球南方也標示著,甚至是歌頌,身處在全 球新自由主義世界邊陲地帶的人們,那些世界底層人民,相互承認彼此的 存在。全球南方與後殖民主義不同,全球南方以「後全球」論述之姿浮上 檯面,因為在全球化霸權論述跌跌撞撞之際,在全球化霸權論述歷經危機 或挫折之際,正是全球南方最容易被瞥見的時刻。®

另一位全球南方研究學者邁勒(Anne Garland Mahler)的說法也相仿。根據她的說法,全球南方所定義的「南方」有三項基本內涵: (一) 儘管全球南方延續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1.1 (Winter 2007): 3.

郵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是許多全球南方研究者皆談到的社會背景。新自由主義強調經濟至上論、市場自由論,國家需把對於市場運作的干預降到最低。隨著 1980 年代以後美國雷根總統、英國柴契爾夫人、中國鄧小平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措施,更讓新自由主義理念成為當代主導意識形態,不只經貿自由成為準則,更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種思考方式,諸如教育、評鑑、司法、文化等。可見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ns: Neoliberalist'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15).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1.1 (2007): p.13.

第三世界主義,但兩者關切截然不同。有別於第三世界主義關切冷戰格局對世界 政治與經濟布局的影響,全球南方的關注焦點是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當 代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奮鬥、掙扎、受到衝擊的底層人民。(二) 如果「第三世界」象徵冷戰時代的第三條革命道路,「全球南方」論述則主張全 球所有國家不得不捲進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漩渦裡,難以脫身,也喪失了自主 性。因此,全球南方試圖捕捉一種去疆域化、去國界化的版圖,跳脫以往第三世 界主義只留意第三世界自身的困局。(三)當不同地區的人具有共通的宰制經驗, 他們會意識到彼此,進而形塑一種具有抵抗意識的跨國政治主體。**⑤**

《藍莓夜的告白》收錄的第一篇小說是〈夜宿鐘塔〉,開宗明義揭示這一名台籍打工度假青年所置身的勞動環境,呼應全球南方研究學者所強調的全球資本主義背景。小說敘述者「我」在加拿大一間五星級城堡旅店工作,該旅店隨處可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Theory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0221911/obo-9780190221911-0055. xml), ed. Eugene O'Brien. Oct. 25, 2017.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20).

[•]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見水晶燈、棉質地毯、石質壁面。旅館裝潢富麗堂皇,但骨子裡的勞動條件卻極度低劣,起薪低、升遷慢,勞工彷彿某種消耗品。敘述者「我」是來自台灣的打工度假青年,他也是這一座五星級飯店的其中一名短期工,一週上六天班,工作內容多數時候待在飯店暗無天日的地下隧道,日以繼夜替客人更換乾淨潔白的毛巾和浴袍。台籍打工度假青年美其名是「Working Holiday」(打工度假),繁忙的工作、無止盡的加班,超長工作時數,卻讓這一群年輕人「Working All the Day」(打工度日)。雙事實上,連明偉所描述的景況是台籍打工度假者的常態。遲恒昌與林韋佑訪談多名赴澳洲打工度假青年,他們發現打工度假者理論上具有彈性(flexibility)的身分,可滿足勞動賺錢與旅行體驗的多重需求,但實際狀況仍須視這一群跨國移工所處的勞動環境而定,加深這一份工作的種種不確定性。雙我們從連明偉的小說也可發現,此情況不只是澳洲獨有,加拿大打工度假者亦面對相仿的勞動現場。

值得留意的是,小說家把小說場景設定在五星級飯店,饒富諷刺企圖。打扮光鮮亮麗的觀光度假客在飯店大廳喝酒、晚宴、水療按摩,時不時對飯店工作人員頤指氣使,而飯店工作人員只能屈居飯店地下隧道裡,兩者形成強烈對比。地面上(頂層)的房客與地面下工作人員(底層)指向社會位階的隱喻,也彰顯底層替頂層階級效勞的關係。當「我」日復一日推著大型滾輪塑膠置衣箱在地下隧道往返,不禁感嘆道:「分分秒秒日日夜夜步行地下隧道,或大或小的器具都裝載不屬於我們的高級餐點、特色酒飲、優質毛巾、羊毛浴袍」(頁 11),讓貧富差距的經濟階層躍然紙上。易言之,這一本小說透過一座加拿大度假勝地裡的五星級飯店,透過地上vs.地下、鐘塔vs.隧道的空間化場域劃分,連明偉嘗試批判台籍打工度假敘事者在加拿大工作場域所面臨的勞務剝削、貧富差距與分層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結構。

《藍莓夜的告白》從一名台籍打工度假青年的身分認同、勞動經驗、與其他國際移工的互動過程,勾勒一種有別以往的全球處境與自我身分認同:台勞。近

[■]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頁179。

[№] 遲恒昌、林韋佑:〈勞動的旅程:臺灣青年在澳洲的打工度假〉,頁39。

幾年,我們在媒體上也可看見「台勞」這樣的說法。在台灣媒體的渲染之下,「台勞」是相對於「外勞」的污名化說法,不過,當台灣整體經濟實力下滑,機會與資源變少,台灣年輕世代不得不前往更富裕的國家發展。台勞一詞對應的是台灣整體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焦佳弘的說法很值得參考,他強調當這一群青年經歷打工度假,在異國勞動現場意識到跨國勞資不對等與自身的族裔差異性,進而重新定位自己,毋寧生成一種嶄新的台勞情感認同。◎而以《藍莓夜的告白》來說,小說裡的台籍敘述者身處在五星級旅館,不但飽受雇主的剝削,更親眼目睹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階級權力落差。這樣的打工度假經歷一方面促使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名台勞;另一方面,當他意識到自己「位於資本主義外邊的去疆域化地貌」,●他也同時看見其他同樣來自世界各地、同樣身處於全球資本主義外邊的國籍移工,「身處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世界邊陲地帶的人們,那些世界底層人民,相互承認彼此的存在」。◎

四、歧視與有色人種

《藍莓夜的告白》所描寫的「南方」,除了指這一群來自亞、拉、非國際移工所面臨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分層,事實上,種族差異、種族歧視更成爲無處不在、貼近體膚的職場挑戰,帶出南方意涵的複雜性。連明偉第一部作品《番茄街游擊戰》的〈我的黃皮膚哥哥〉講述菲律賓華人移民第二代對土生菲律賓人的歧視、暴力,已帶出小說家的種族意識。無獨有偶,收錄在《藍莓夜的告白》的前幾篇小說如〈夜宿鐘塔〉、〈發酵〉、〈有事沒事都一起來哈草〉、〈別輕易愛上美洲獅〉、〈再會了,Asian Hunter〉,皆深入捕捉種族歧視議題的複雜性,再次展現連明偉念茲在茲的種族關切。

〈發酵〉是典型的種族歧視故事。小說主角撒朗是來自衣索比亞的移工,黑

❷ 焦佳弘:《從「背包客」到「台勞」:澳洲打工度假的勞動經驗》,頁73-74。

a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p.3.

皮膚,大眼珠,捲髮,身材壯碩,爲人天真爛漫,但無論是對自己的外貌、能力和英語溝通都極度沒有自信。某一日,撒朗收到一束未署名的玫瑰花,簡單一張卡片:「生日快樂,撒朗寶貝」,所有同事不禁揣測,撒朗是否戀愛了?誰又是那一位神秘的送花人呢?一時之間,撒朗頓成輿論中心。有些同事出自關懷,有些同事基於八卦心態,而撒朗的黑人移工身分更成爲部分同事的調侃、嘲笑話題,尤其是白人同事吉姆嘲笑撒朗是「非洲來的金剛芭比」、「大妖精」、「整天搖著屁股」。撒朗原先不以爲意,斥之爲玩笑,但隨著玩笑越演越烈,這些關於黑人身體的笑話彷彿枷鎖牢牢綑綁住撒朗。撒朗向周遭所有人抗議:「我知道我是個黑女僕(Black maid),但是你們不能以此來勒索(Blackmail)我[……] 難道我一定要被你們踩在腳下?」(頁 48)「Black maid」和「blackmail」,小說家在這裡玩了一個諧音,形容撒朗遭受種族歧視的困境。黑人的膚色和體型成爲種族歧視的源頭。

《再會了,Asian Hunter》是另一篇關於種族歧視的小說,小說主角是前一篇〈發酵〉裡的白人吉姆,他是加拿大當地人,早婚,已有孫子,亦是小說裡少數嫻熟英文的飯店工作人員。吉姆迷戀亞裔女子,但凡飯店裡新來的亞裔女子都曾遭到魔手,人稱「亞洲獵人」。與此同時,他也瞧不起有色人種同事,嘲笑別人的破爛英文,罵人是「難民」、「淫娃」、「亞洲猴子」。所有人對吉姆的騷擾不勝其擾,衝突一觸即發。《藍莓夜的告白》裡的吉姆是典型的白人優越者,他視亞洲女子為玩物,蔑視非洲女性與所有有色種族的男性,但不管是迷戀或者是厭惡,都源自他的白人種族優越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篇小說不只刻畫吉姆的種族優越感,也細膩闡述何以這些遭到歧視、性騷擾的國際移工雖然憤怒,卻最終選擇默不作聲。事實上,面對職場上的種族歧視,國際移工往往沒有發聲管道,只能選擇隱忍,並暗自期待歧視者自行改變。

何以遭到歧視的國際移工往往選擇沉默?國際移工選擇沉默的原因包羅萬象,有些人是短期聘僱契約,有些人正在申請家鄉親人赴加拿大同住,有些人則懼於自己不流暢的英文,不知道是否能夠完整表達自己的受辱經驗。對身爲有色人種的他們來說,向上頭舉報白人吉姆的歧視言語,恐怕只是增添旅館麻煩的舉動,讓自己成爲飯店眼中的麻煩人物。除此之外,吉姆是加拿大當地人,因此即

便接受到舉報,旅館不見得會處置吉姆; 弔詭的是,愛打小報告、徒增麻煩的國際移工卻可能不再獲得續聘機會。敘述者「我」提到,「我們在害怕,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說出實話,害怕揭露眞相之後,可能遭受更大的傷害。」(頁 113)因此,這一群國際移工只能權衡,他們究竟是要默默忍受吉姆的騷擾?抑或是甘冒被遭到辭退的風險,告發吉姆?

更複雜的是,這些種族歧視和騷擾之所以難以舉發,除了上述提及的原因, 更涉及雙方難以言喻的利益糾葛。〈再會了,Asian Hunter〉描述吉姆對露西的性 騷饒。露西同樣來自台灣,她向敘述者「我」抱怨吉姆的種種騷擾惡習,但隨著 「我」的逼問,我漸漸發現吉姆和露西之間的關係無法簡化地用騷擾者和被騷擾 者的二元劃分。露西提到:

「我只是——」露西抿唇,止住話,抬起頭說:「他自己一廂情願,願意 負擔所有旅費,我完完全全沒有逼他。」

我逐漸知曉兩人之間的關係。

「來到這之前,我已經三個月都沒有工作。」露西面露哀傷,像是要替自己脫罪,「這裡的工作時數很少,每個禮拜只有三天,時薪十塊,很難活下去,吉姆說他會幫我的。」(頁 104)

吉姆請露西吃飯,替她出旅費,甚至在露西經濟困窘時,吉姆協助負擔露西所有的生活開銷。露西坦承她和吉姆之間的秘密,無疑翻轉前述的種族歧視情節。兩人關係究竟是騷擾者與被騷擾者?情侶?抑或者更接近包養?我們又要如何理解吉姆對露西的騷擾?無獨有偶,其他被吉姆一而再、再而三騷擾的亞裔女子,她們一方面聽吉姆聊職場黃色笑話,一邊把和吉姆聊天理解爲「學英文」,有助於增進自身的英文聽力,我們又該如何解這種性騷擾的複雜性?此處並非要替種族歧視或性騷擾開脫,而是想試圖指出,國際移工所擁有的資本(無論是生活開銷、語言能力、在地人際網絡、當地法律知識)太稀少,凸顯出不同族裔互動之間的權力落差,致使種族歧視浮上檯面,且成爲難以解決的棘手課題。

尤有甚者, 連明偉筆下的種族歧視由於鑲嵌在加拿大本地人與外籍移民工之

間的資源競爭衝突,讓種族歧視的討論更形複雜難纏。〈夜宿鐘塔〉講述加拿大白人青年席爾屢屢騷擾中韓混血兒曼子,時而調情,時而挑逗;如果曼子不同意,席爾便口出惡言侮辱。我們從這兩人的互動清楚感受到亞洲女性如何成爲白人男性情慾的發洩出口,進而讓這一些被歧視、欺負、騷擾的女性,感受到全球種族與性別政治投射在工作場域。值得留意的是,〈夜宿鐘塔〉這一篇小說不只勾勒南方遭到種族歧視的困境,也把種族歧視放在北方所擁有的工作機會、資源分配遭到瓜分的脈絡,描述北方的相對剝奪感,藉此展現複雜的辯證內涵。小說描寫加拿大白人席爾與敘述者「我」的對話,兩人針鋒相對,一觸即發:

「嘿,你們到底是以什麼身分來到加拿大?」

席爾點頭,非常滿意我的回答,「我以為你跟那群菲律賓人一樣,想要死皮賴臉在這裡。這裡的中國人實在太多太多了,像是打不死的蟑螂,尤其是溫哥華,全都是他媽的有錢人[……]對了,你說你去過菲律賓,我看過新聞報導,說東南亞的女孩子很便宜,是真的嗎?我不太記得到底是在亞洲

哪裡,可能是你的國家,也可能是在柬埔寨或是泰國。說實在的,我沒有

很喜歡菲律賓女孩,長得都矮矮胖胖的,像是侏儒。(頁 22-23)

「打工度假喔,只有一年工簽,滿一年後就得滾回自己國家。」

這一段講述席爾眼中的菲律賓人、中國人和東南亞國家人民的印象,充滿鮮明的種族歧視惡意。無論是「東南亞的女孩子很便宜」、「侏儒」,這些量化的歧視語言(價格與身高)都再現了北方刻意貶低南方的價值,藉此凸顯自身的進步與優越。然而,這一段話也可窺見種族歧視背後如何折射出加拿大本地人面臨大量國際移工大量輸入所產生的焦慮。席爾形容加拿大的菲律賓人和中國人:「太多太多了」、「打不死的蟑螂」、「死皮賴臉在這裡」,這些描述方式在在暗示席爾作爲一名加拿大人所感受到的被威脅感,擔心工作機會遭到剝奪(貧窮的移民)、當地資源遭到瓜分(貧窮或富有的移民)、或衝擊當地物價指數(如炒房、薪資等)。換句話說,《藍莓夜的告白》裡這些看似占盡資源(語言能力、合法居留權、文化知識)的加拿大白人,同樣感受到一種被全球資本主義結構剝削、

壓榨、欺凌的困境。

事實上,由於非洲長期政局不穩、敘利亞內亂不休,大量難民自 2010 年以後 湧入歐美國家,2015 年達將近一百萬難民穿越地中海,抵達歐洲。 移民與難民 問題已是歐美國家不得不正視的棘手問題,甚至成爲左右選舉的關鍵因素。連明 偉在 2013 年飛往加拿大工作,正好碰到國際移民議題延燒最炙熱的時期,我們解 讀《藍莓夜的告白》的南方境遇,恐怕不得不把國際移民工與加拿大在地居民之 間的緊繃關係納入考慮。

除了〈夜宿鐘塔〉的席爾抱怨加拿大的菲律賓移民工過量,〈發酵〉的另一位加拿大人吉姆亦頗有微詞。當敘述者「我」和來自捷克的莫妮卡討論「非洲難民、中國移工和中歐多元族裔遷徙路線」(頁 46),吉姆認爲這不過是誇大的苦難敘事,不值得同情,反映加拿大本地人對國際移民工的防衛性排斥。換句話說,《藍莓夜的告白》一方面犀利批評有色人種遭遇的種族歧視、批判白人種族主義;與此同時,這一本小說也嘗試從大量國際移民湧入帶給當地居民的心理壓力與相對剝削感,讓種族歧視的運作更形複雜。儘管這一本小說兼顧雙方立場,仔細推敲行文語氣,我們仍可以發現連明偉的書寫立場仍比較偏向國際移民那一方。

因此,回到上面那一段引文,席爾表面上好奇敘述者「我」以什麼身分來到加拿大,他想詢問的,並非「如何」來到加拿大,而實際上是,台籍敘述者打算待「多久」?是否有永久居留的打算?在此,我們可以看見打工度假者的絕佳位置:他擺脫旅行者的走馬看花,而能深入理解移民工的勞動情況;相對的,他也不以永久居留爲目的,不會被當地住民視爲入侵者、搶奪者、瓜分資源的國際移工。打工度假屬於中間型態的遷徙(middling form of migration),②讓敘述者介於公民和旅行者之間,介於在地人和移民之間,找到轉圓的空間。

從上述討論來看,全球南方作爲一種概念,它的指涉對象和討論重點並不穩

Neeraj Kaushal: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5.

Shanthi Robertson: "Time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The Case of Temporary Graduate Workers and Working Holiday Makers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0.12 (2014), p.1921. S.

定。以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爲例,這一本小說描繪了許多來自亞、拉、非各國的移工,但每一個人的移動動機、目的、與個人生命歷程大不相同,導致產生截然不同的境遇,比方說,以入籍爲目的的國際移工比起打工度假者更易遭到當地人的戒備。因此,全球南方雖然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觀看視角,但國際移工的多樣性讓相關討論無法一概而論。

五、異己與南方連帶

前面兩節已處理《藍莓夜的告白》所描繪的南方想像,包括工時壓迫、低廉報償、種族歧視、乃至於性騷擾,藉此展現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市場底下遭到壓迫的國際移工處境。然而,正如同黃建宏提到,連明偉這一本小說藉由「空間聚集來連結複數的記憶」;每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本小說的重點恐怕不在於控訴,而是複數的記憶之間如何獲得連結,成爲這一本小說的核心主旨。接下來,這一篇論文想進一步探討,《藍莓夜的告白》如何勾勒具有共通情感經驗的南方連帶。許多全球南方理論家倡議「南一南結盟」(South-South cooperation),但這問題不容易回答,背後隱藏的問題包括:不同南方地區之間的人如何互相背後涉及了解?是否可能了解?

《藍莓夜的告白》透過遭受歧視的共通經驗,讓這一群國際移工互吐口水,彼此照料,形成一種近似於家人的共通感受。連明偉在〈藍莓夜的告白〉這一篇提到,爲了配合萬聖節檔期活動,敘述者「我」和同事在會議室佈置鬼屋,置放餅乾、可樂、杯子蛋糕,供飯店觀光客享用。他們也打扮成喪屍、人魔、雪女和吸血鬼,躲藏在鬼屋,準備驚嚇入場遊玩的房客。但實際上,沒有任何飯店客人對萬聖節活動感興趣:「鬼屋內的參與者都來自世界各地的移工與遷徙者,慶祝不屬於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節慶。」(頁242)連明偉這裡使用鬼魅的隱喻,描述這一群來自南方的國籍移工。他們在旅客眼裡,可能是喪屍、人魔、雪女、吸血鬼,但在這群同樣經歷跨國離散經驗的南方移民工眼裡,他們是異國臨時作伴的

^{⑤ 黄建宏:〈連明偉的刺青圖:評《藍莓夜的告白》〉,《文訊》第411期(2020年),頁121。}

家人。全球南方研究學者邁勒指出,所有遭到全球資本主義宰制的南方人民,需互相體認到彼此的存在,分享共通情感經驗,以期建構南方連帶。②《藍莓夜的告白》這一座加拿大旅館裡飄盪世界各地妖怪亡魂的萬聖節派對,便已是南方連帶的具體寫照。

〈行過曼德拉之夜〉是另一篇南方連帶的典型例子。這一篇故事描述敘述者「我」在聖誕夜徒步到戈爾瑪家作客。戈爾瑪是衣索比亞人,「木炭膚色,短髮,大耳垂,雙下巴,深色紫紅厚唇」(頁 171),他成長在動亂不斷的非洲大陸。戈爾瑪告訴敘述者「我」,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搭船赴歐洲打零工,時常遭到雇主壓榨、拖欠薪資、威脅,卻礙於自己的非法身分而無法舉發。後來,戈爾瑪輾轉至加拿大,取得公民身分,結婚,生子,接著設法把自己的家人一個一個從衣索比亞接引至加拿大。〈行過曼德拉之夜〉描述戈爾瑪所有家人歷經多年努力,終於全數順利入境加拿大,戈爾瑪興奮之餘,邀請敘述者「我」至家中聚會同樂。然而,在前往戈爾瑪住處途中,我一時亂了方向,迷失雪地,最後在一頭名爲曼德拉母鹿的指引下,「我」終於找到戈爾瑪的房屋。戈爾瑪一家子正殷切盼望台籍青年的蒞臨。

《行過曼德拉之夜》的「鹿」是「路」的隱喻,暗示敘述者所前往的方向。 鹿/路所指的方向有二。首先,她是通往非洲的鹿/路。小說裡的這一頭鹿仍是 幼鹿時,遭到母親遺棄,戈爾瑪親自餵食,取名爲曼德拉。對衣索比亞人而言, 曼德拉之名寄託了戈爾瑪對南非反種族隔離革命領袖的敬意,寓意深遠。更有趣 的是,這一篇小說的故事時間設定在曼德拉逝世同年的聖誕節前夕,每且定名《行 過曼德拉之夜》,顯然有意招喚非洲圖像。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從這一頭鹿 的名字,抑或是經由鹿的牽引,尋找到和樂融融的戈爾瑪一家,進而走進衣索比 亞人離散漂泊的艱辛移民之旅,這一頭鹿都是引領台籍敘述者造訪遙遠而陌生的 黑色大陸的重要象徵。

其次,曼德拉除了通往非洲,也是通往台灣的鹿/路。小說描述道,敘述者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❷ 曼德拉於2013年12月5日逝世,小說的時間則設定在2013年的12月24日,兩者應不是巧合。

在冬日霜雪地獨行,突然間想起故鄉台灣,想起遠方的親友,「記憶中的夏日故鄉持續顯影於荒野大雪」(頁180),一冷,一熱,敘述者「我」不禁迷失向度。 就在敘述者於大雪茫茫的冬林徘徊無助時,遠處傳來堅定的鹿蹄聲:

忽然,我清楚聽見鹿蹄踩踏冰雪之聲,堅定、果敢且不容質疑。我的眼神穿越稀薄迷霧,穿越深褐枯葉,穿越破碎腳印,穿越影子,最後穿越自身,感覺曼德拉確實存在,牠佇立,望向我,帶來穀黃稻穗的樸素光束[……]我邁開沉重無比的腳步,跟隨曼德拉,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幽暗中,雪中,冷絕的空氣中,我和曼德拉踩踏必然承接所有重量的土地。(頁 181)

這一段文字極優美,描述母鹿曼德拉帶領敘述者「我」走出迷障。如果按照第一種鹿/路的解釋,他們將前往象徵非洲的戈爾瑪一家;有趣的是,小說描寫曼德拉的眼睛「帶來穀黃稻穗的樸素光東」,這是耐人尋味的措詞。瞳孔映照出台灣金黃色的稻浪,是光東,亦是家的繫絆,彷彿曼德拉是爲了引領「我」尋覓回家之鹿/路而現身。〈行過曼德拉之夜〉的「鹿」具備雙重指涉,既帶領通往非洲大陸,亦歸返台灣島嶼原鄉。這種讓異鄉和故鄉相互換喻的處理方式,引人注意。何處是家?究竟是雪地另一頭挨擠著著一群衣索比亞人的小屋?又或者是,相隔萬里的台灣稻浪?又或者,非洲與台灣均是敘述者的去處與歸途,唯有前往異鄉,方能回返故鄉?

另一篇〈精靈〉亦描寫南方連帶。小說講述這一群國際移工趁著工作之餘,一齊製作各種蛋糕,既打發時間,也仰賴甜食紓解壓力。來自三大洲、五大洋的國際移工,窩在溫暖室內,交換食物,彼此取笑,肩抵著肩,等待烤箱裡的蛋糕慢慢熟成。小說寫道:「我們彎腰蹲身,彷彿以餘燼火光(Ember color)共同取暖,抵禦大雪,睜開新生的眼珠子注視所愛——香蕉蛋糕逐漸在高溫中膨脹了起來。」(頁 205)蛋糕在小說裡暗示了這一群離鄉背井國際移工猶待完滿的美夢,尚未發酵的幸福。這一篇小說的篇幅比較短,也缺乏複雜的情節,卻呈現國際移工的生活日常,帶領讀者親領強烈的跨國夥伴情誼。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以黑人、曼德拉、非洲等不同元素,勾勒出台籍打

工度假青年與全球不同膚色移工相濡以沫,有色人種一家親的情感連結,這是台灣文學相當少見的寫法。臺灣文學甚少出現黑人形象,即便出現,若不是配角,便是以負面姿態現身。黃秀玲梳理華文文學裡黑人形象的研究值得參考。她認為在黃黑共處的美國移民社會,一方面因爲華人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黑人通常是黃種人工作的潛在競爭者,華人作家筆下的黑人通常以負面姿態現身。不過,她也提到,黃種人長期遭到排華、黃禍等汙名化排擠,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曾出現「有色人種一家親」(solidarity of people of colors)的特殊現象,把黃種人和黑人遭到白人壓迫的歷史相提並論。「黃黑一家」作爲一種概念,呼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風起雲遠的獨立運動、共產國際、第三世界連線的思潮,強調「有歷史認知、有意識、有目標、有組織的跨種族團結。」臺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透過一名台籍打工度假青年,勾連台灣與全球南方世界人民的共通情感,彷彿遙遠地呼應美國民權運動的基進呼聲。

然而,《藍莓夜的告白》勾勒的南方連帶,與其說是透過「知識」深入掌握 其他南方國家的社會困境,倒不如說是一種以「情感」互通爲導向的理解。在這 一本小說裡,我們時常可以看見小說家描述一群跨國移工在上班空檔,聊天,打 屁,但礙於英語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對於彼此國家文化不熟悉,敘述者意識到「我 們的距離是一座山與另一座山,聳立、交會與碰撞。」(頁 244)儘管如此,流貫 在這一群國際移工之間的炙熱情感,幫助他們跨越了群山。這一群異鄉遊子竭力 向他人介紹自己的國家,無論是透過英杰拉餅、苔麩、華碩電腦、非洲戰禍、亞 洲低薪,台籍敘述者通過上班空檔的閒聊時光,一步一步意識到:「我跟來自更 多國家的人民處在同一個屋簷底下」。(頁 247)

識者恐怕會質疑,單靠這些介紹是否真的有助於深入認識其他國家?是否太淺?太表面?我同意,這一本書所描述的南方連帶頗膚淺,一點也不深入,因爲《藍莓夜的告白》所建構的南方連帶是一種以情感互通爲導向的理解,而非知識導向。〈藍莓夜的告白〉裡的敘述者教導哈麓故下水游泳的情節設計,極爲動人,

愛 黃秀玲:〈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中外文學》第34卷第4期(2005年),頁21。

恰好有助於理解這一本書以共感爲驅動力的跨國情誼。小說試圖描述厄立垂亞籍 移工哈麓故的離散故事,但哈麓故總是沉默以對,不願道出離鄉背井的真正原因。 台籍敘述者帶領哈麓故步下游泳池,教她游泳,當台籍敘述者的手接觸到厄立垂 亞籍移工身體的那一瞬間,情感終於匯流:

我將漂浮板往前拉,潛進水中。我看見哈麓故因為年歲與傷害而遺留身體的諸多痕跡。我的右手輕輕扶起哈麓故的腰,接觸瞬間,心中產生細微震盪。一股漂浮的力量。往前,我將雙手貼在哈麓故的膝蓋和大小腿,導引踢水,使雙腿上下擺盪。往前,再往前。我的手和哈麓故的身體在水中觸碰,激起水花,旋起亮麗渦紋[……]我感到十分抱歉,因為我知道哈麓故在水中哭了,而哈麓故撥開頭髮,對著我親切笑了。她成功踢水前行,囁嚅說道:「能游到岸上的,絕對能做到。」(頁254)

上面這一段引文充滿隱喻性,表面上談的是台籍敘述者教導哈麓故游泳;在隱喻層面上,「因爲年歲與傷害而遺留身體的諸多痕跡」成爲某一種證言,銘刻厄立垂亞人被迫遷徙移動的宿命,但那是連哈麓故自己都沒有勇氣面對的過往,不敢言說的傷。爲此,小說的台籍敘述者引導哈麓故脫下衣服,步下泳池,「我的右手輕輕扶起哈麓故的腰」,一步一步牽引下,踢水前行,暗示走出生命的陰影,如同哈麓故說的:「能游到岸上的,絕對能做到」。在這一篇小說裡,上岸,暗示從生命的困境裡脫身。連明偉筆下的台籍敘述者和厄立垂亞籍移工藉由游泳教學,把兩人的生命經驗連繫在一塊。儘管「我」不見得清楚哈麓故經歷過什麼,但不妨礙兩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那是建立在身體接觸、情感共振、沒有對話的對話之中所凝聚起來的理解。

這一段小說情節所演示的,正是南方人民的共通情感。全球南方理論標榜去 地理疆域化,凸顯跨國政治主體遭到宰制的共通經驗,這種經驗源自於互相意識 到對方的存在,且認為彼此之間的經驗具有共通性。每回到剛才提到的,這是一種

²⁹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架空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差異,而訴諸以共感爲驅動力的跨國情誼:意識到他 人與自己之間的共通經驗,因而讓凝視他人,亦是凝視自己;扶持他人,亦是鼓 勵自己踢水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血色極光〉卻看見另一種南方連帶,或許可進一步 反思這種情感共振關係的矛盾。〈血色極光〉聚焦來自菲律賓的馬爾份。馬爾份 在全世界各地打工,經歷多年努力,存了一大筆錢,終於取得加拿大公民身分。 然而,馬爾份並不快樂,他是一名男同志,聲音中性,帶點陰柔,與留在菲律賓 家鄉的愛人分隔兩地。作爲一名國際男同志移工,可想見馬爾份必定遭遇不少因 爲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的歧視,舉例來說,同事揶揄他是發春的種豬,覬覦身邊的 異性戀男性等。不過,小說敘述者顯然無意了解這些男同志國際移工所面臨的獨 特離散經歷,甚至刻意迴避馬爾份的同志身分。每次閒聊時,敘述者「我」樂於 和馬爾份討論他的菲律賓家人、經濟困境、菲律賓工作情況,但每當馬爾份提及 他對菲律賓男友的思念,小說敘述者卻選擇迴避:「我扯開話題,聊起電影」。 (頁 219) 隨著〈血色極光〉的故事發展,馬爾份疑似因爲過於孤單無依,試圖以 迷藥把敘述者留在身邊,但遭到敘述者拒絕。為了挽留敘述者,此時馬爾份同樣 脫去上衣,試圖細數自己的傷痕,敘述者卻選擇視而不見。〈血色極光〉留下十 分曖昧的敘述,「我」之所以拒絕凝視馬爾份的傷疤——相較於正面凝視哈麓故 的傷疤——,究竟是源自對馬爾份迷姦行為的不諒解,抑或者出自恐同心態?讀 者不得而知。

《藍莓夜的告白》透過一名台籍打工度假青年深入加拿大五星級旅館的工作經驗,試圖勾勒來自亞、拉、非三大洲國際移工的南方情感連帶。全球南方理論對於共通經驗、互相依存、情感交織的思考雖然有助於理解《藍莓夜的告白》的南方連帶,然而從〈血色極光〉的例子可以發現,敘述者所描繪的南方連帶想像仍是以異性戀爲中心,無法,也無意納入同志國際移工所面臨的獨特生命情境。換句話說,所謂的南方連帶其實很容易受限於主體的生命經歷、價值觀、喜好與意識形態,進而凸顯出這種南方連帶的侷限。

六、結語

這一篇論文透過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探討台灣第一本專門描寫打工度假這一個新興制度的文學作品。倘若把《藍莓夜的告白》放在台灣勞工文學的書寫脈絡,可闢拓不少二十一世紀初勞動環境所衍生的嶄新議題,值得細細討論。什麼是勞工文學?根據黃慧鳳的說法,勞工文學指的是描寫「體力換取工資的工人」的文學作品,亦即以藍領階級爲創作主題。②台灣的勞工文學可以上溯到1930年代爲工人發聲的無產階級文學,1970年代的楊青矗、陌上塵、李昌憲作品將台灣勞工文學推向巔峰,接著由在台灣的東南亞移民工接力創作勞工文學。②這一波勞工文學曾經在解嚴以後衰退。然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衝擊在地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低薪、過勞、高失業率凸顯台灣青年就業市場的孱弱體質,台灣文學的階級與資本主義體制再次浮上檯面②。好幾本以台灣勞動市場的作品受到矚目,如魏明毅的《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2016)、林立青《做工的人》(2017)、李雪莉、林佑恩、蔣宜婷、鄭涵文《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眞相》(2017)、姜泰宇《洗車人家》(2020)。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描寫在五星級大飯店工作服務生,自然符合「體力換取工資的工人」的創作主題,可放在台灣勞工文學的脈絡檢視。

儘管同樣描寫勞工,這一本小說有三大特點讓它有別於台灣勞工文學傳統筆下的勞動現場。第一,打工度假制度讓勞工議題放在全球維度加以考量。以往勞工文學的主角是正職工人、約聘工人、或臨時工,《藍莓夜的告白》則是打工度假者,性質上屬於約聘工,甚至可能是黑工。打工度者者和其他勞動者之間的差別,並非工作時間長短、聘用條件,而是打工度假讓勞工議題跳脫單一國家的勞

❸ 黄慧鳳:《台灣勞工文學》(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年),頁4。

① 同前註,頁9-46。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頁7。

動環境,而需要放到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來思考。為何台灣需要和其他國家簽訂 打工度假?為何其他國家需要大量引入約聘國際移工?此外,國際移工除了面對 職場壓迫,亦遭遇語言關卡、異國文化衝擊、種族歧視、本地人對於移民的排斥 等新興議題。

第二,打工度假制度提醒我們留意,台灣青年世代所面臨的就業挑戰。打工度假制度大多限制 18 歲至 30 歲的年輕人才可以申請,凸顯世代成爲思考尺標。以往勞工文學強調勞工所面臨的職場剝削,《藍莓夜的告白》則促使我們留意世代作爲一種變項,關注台灣青年世代面臨何種就業挑戰?台灣經濟發展的現況爲何?近年來,「崩世代」一詞的提出,批判性檢視台灣自 199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帶給台灣社會與經濟的重大衝擊,包括國家債務、失業率攀升、青年貧困、少子化,尤其是世代正義成爲難以迴避的挑戰。每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導致青年世代向上流動的機會停滯,受難以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因此只好透過打工度假管道赴他國當台勞,甚至尋求日後移民的可能性。

第三、前兩項特色都是從小說處理的主題和關懷來分析《藍莓夜的告白》,事實上,這一本小說的敘事風格也值得留意。台灣勞工文學希冀爲底層勞動人民發聲,往往帶有社會淑世的精神。每相形之下,連明偉作品裡強烈的自棄自厭、自我耽溺、憂鬱、悲傷、孤獨的氛圍,讓這一本小說不但和工人作家前輩大相逕庭,也迥異於同世代的林立青、姜泰宇等人的勞工書寫。從敘事風格來看,連明偉反倒更接近與他同一世代的徐珮芬、宋尚緯、潘柏霖等厭世派詩人。李癸雲主張,這一群在2010年代以後崛起文壇的詩人享有超高人氣,讀者群廣大,主要原因是他們作品流露的厭世氣息捕捉了當下青年世代看不見未來的不滿,讓這種描述自我與世界關係惡化的厭世詩作大受好評。每換句話說,倘若從內向書寫來理解厭世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峰益等著:《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協會,2011年),頁16-27。

[₩] 同前註,頁30-33。

❸ 黄慧鳳:《台灣勞工文學》,頁 207。

[◆] 李癸雲:〈自癒・癒人:論台灣新世代女詩人徐珮芬的暗黑系書寫〉,《當代詩學》第14期
(2020年),頁12-14。

詩人或連明偉的作品,恐怕簡化了這些作品與當下台灣社會環境的緊密連結。假 使上個世紀的楊青矗、陌上塵戮力描述工業社會遭受壓迫的「無力者」,21世紀 的連明偉則力求捕捉青年世代面對工作、未來、生涯規劃普遍瀰漫的「無力感」。

我把連明偉小說的台籍打工度假者放到台灣勞工文學脈絡,並非主張連明偉 作品和台灣勞工文學發展史的傳承關係,也非以此爲整個年輕勞動階層代言,而 是希望勾勒台灣勞工文學的一種新型態、新面貌。這個新面貌即是,這一本小說 展現了對於南方的思考。這一篇論文分爲四個部分,希冀回答連明偉《藍莓夜的 告白》裡的「南方」想像。第二節從作品外緣分析著手,梳理打工度假制度在台 轡的發展歷程、以及此現象背後如何反映青年世代工作貧窮、自棄自厭的困境, 藉此勾勒出這一本小說集的創作背景。第三至五節是作品內緣分析,探討台籍打 工度假者在異國工作現場所遭遇的外在處境與內在認同變化。外在處境方面,無 論是台籍打工度假者面臨低工資、高工時、毫無升遷機率的困境,又或是〈再會 了,Asian Hunter〉被罵亞洲猴子、〈夜宿鐘塔〉被誤會是打不死的蟑螂等,皆凸 顯出台籍打工度假者被排除在資本主義外邊的困境。內在認同變化方面,我在第 五節則勾勒打工度假者在異鄉工作的鄉愁、認同與和其他國際移工產生共通情感 的特殊情況。我認爲,台籍打工度假者在職場經歷種族歧視、排外、性騷擾等遭 遇,讓他和其他來自亞、拉、非三大洲的國際移工產生共通情感連帶,把台灣年 輕世代放到國際移工的脈絡,重新定位自己,思考台灣與其他國際移工的可比較 性,這無疑是發人深省的自我認同轉移。

從日本殖民地的南進文學到當代千禧世代筆下的南方面貌,南方想像一再浮現,南方想像不僅是一個相對性地理位置,也別具文化象徵意義,在不同時代衍生截然不同的內涵。我在這一篇文章集中探討台灣千禧世作家連明偉筆下的「南方」,試圖描寫非洲、亞洲、南美洲的南方底層移民的生命移動軌跡,如何和台籍打工度假青年的移動路線共振,以期回應全球南方研究的相關討論。打工度假作為 21 世紀初的台灣新興社會現象,深刻反映台灣年輕世代面臨的低薪、勞動權、生命困境,但台灣文學描述打工度假的小說相當少見,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是我手邊掌握的第一本以此爲敘述觀點的小說,是作家本人實際赴加拿大打工度假一年經驗轉化爲創作素材的第一手資料,恰好從中可窺見台灣青年的台勞

境遇。我希望這有助於凸顯二十一世紀初的南方想像新貌,重新思考台灣文學在 全球南方研究裡的潛在位置。

徴引書日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等著:《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 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協會,2011年)。

夏曉鵑:《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唐山出版社, 2002年)。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爲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

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年)。

連明偉:《番茄街游擊戰》(新北:印刻文學,2015年)。

連明偉:《藍莓夜的告白》(新北:印刻文學,2019年)。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Neeraj Kaushal,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ns: Neoliberalist'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15).

(二)期刊論文

李癸雲:〈自癒·癒人:論台灣新世代女詩人徐珮芬的暗黑系書寫〉,《當代詩學》第14期(2020年),頁4及6-31。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第21卷第2期(1992年),頁151-168。

黃秀玲:〈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中外文學》第34卷第

- 4期(2005年),頁15-53。
- 黄建宏: 〈連明偉的刺青圖: 評《藍莓夜的告白》〉,《文訊》第 411 期 (2020年),頁 121-123。
- 遲恒昌、林韋佑:〈勞動的旅程:台灣青年在澳洲的打工度假〉,《地理學報》 第 84 期(2017 年),頁 31-53。(DOI: 10.6161/jgs.2017.84.02)
-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1.1 (Winter 2007): 1-11.
-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1.1 (2007): 12-23.
- Shu-mei Shih: "Globalis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6.2 (2003): 143-153.
- Shanthi Robertson: "Time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The Case of Temporary Graduate Workers and Working Holiday Makers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0.12 (2014), p.1915-1933.

(三) 學位論文

- 周昆璋:《澳洲打工度假:液態的生命反思與跨國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 張峻嘉:《揭開「澳」秘:台灣跨國打工度假的地理想像與體現之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
- 焦佳弘:《從「背包客」到「台勞」:澳洲打工度假的勞動經驗》(新竹:國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

(四)報紙文章

詹閔旭:〈渡向鄉土文學的彼岸〉,《聯合報》D3版,2017年2月11日。

(五)電子資源

- 陳栢青:〈新世紀地獄遊記〉,《鏡傳媒》網站(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105cul003/), 2017 年 1 月 6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
- 許韋婷:〈被忽視的跨國勞動新篇章——打工度假(3)〉,《T-WHY台灣打工度

- 假青年》網站(https://www.taiwanesewhy.org/2013/12/3.html), 2013 年 12 月 7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 2021 年 5 月 19 日。)
- 許韋婷: 〈被忽視的跨國勞動新篇章——打工度假 (4)〉,《T-WHY 台灣打工度 假青年》網站(https://www.taiwanesewhy.org/2013/12/4.html),2013 年 12 月 7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 2021 年 5 月 19 日。)
-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Theory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022 1911/obo-9780190221911-0055.xml), ed. Eugene O'Brien. Oct. 25, 2017.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20).
-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research-and-stats/files/working-holiday-report-jun-19.pd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June 30, 2019. (Retrieved December 30, 2020).

A Southern Vision for a New Century: A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in Mingwei Lien's "The Confession of Blueberry Nights"

Zhan, Min-Xu

Distinguished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souther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Post-war memory writing of the Pacific War, to the southern Sinophone literature written by writers from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southern imagination emerged repeatedly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millennial writers have consciously written about the South, showing a new stage of the southern imagin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Southern vision in Mingwei Lien's "The Confession of Blueberry Nights" with the hope of outlining the new vision of the South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is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 uses a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 who worked in a five-star hotel in Canada to describe the life traces of the subaltern southern immigrants from Africa, Asia, and South America. On the other hand, it brings out the issues of "working holiday" and "Taiwa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other important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Youth Poverty, World-weary, Working Holiday,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Racial Discrimination, Global South